

辽、金、西夏造像艺术

台湾台北 林保尧

東方收藏

佛像文化



图1 下华严寺彩塑辽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梵藏殿



图3 胁侍菩萨立像 辽 统和二年（984）
彩塑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



图2 观音菩萨立像 辽 铜铸鎏金 高21厘米
上海博物馆藏

辽、金、西夏，基本上对应着宋代王朝，一直至元朝兴起，四者才结束长达近两百余年的交锋与纠葛。若就历史兴衰言，辽对应北宋；金兴起，十年后结束北宋、辽，故金对应南宋；而西夏则是对应北宋，也对应南宋。由此可知，宋、辽、金、西夏四者的艺术是相互共生又共营的一个历史交错的大舞台，既互相影响，亦再创新生，堪称中土千年造像艺术互动且又各领风骚的极致时代。

辽、金、西夏，以佛教兴国，亦以佛教灭国。若就遗品言，辽是大宗，且完整大型的造像作品，尤在寺观殿舍中的，比比皆是。其次是金，寺观殿舍的亦不少。倒是西夏，就不易见之。不过因为多年的考古努力，近年亦可见及相当的出土作品。

辽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政权，文化上多受汉民族影响，崇信佛教，境内大造佛寺。开国前唐天复二年（902），耶律阿保机即已营建开教寺，开国后所建寺院规模皆极大。今

天尚有天津蓟县独乐寺、辽宁义县奉国寺、山西大同下华严寺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，及辽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等，保存有辽代壁画、造像。

金是北方女真族建立的政权，不仅重视佛教，而且亦如宋代，在秘书监下设书画局，在少府监设有图画署，奖励书画，故画家辈出，如王庭筠、武元直等。在寺院方面，今天尚有大同善化寺、五台山佛光寺、平遥慈相寺、应县净土寺及朔县崇福寺弥陀、观音两殿有造像、壁画。

西夏是活动在西北山谷草原的党项族建立的政权。西夏立国前，与其毗邻的回鹘、吐蕃等都崇尚鬼神信仰，佛教还未普及。宋宝元元年（1038）赵元昊称帝，开始实施汉文化的学习、扶植佛教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创制西夏文字，且向宋求赐佛经，终于开启西夏自身民族文字的刻经事业，这是辽金无法比拟的一项具有历史性成就的伟大佛教文化工程。

在遗品方面，因在西北，故在敦

煌莫高窟、安西榆林窟尚有相当的石窟壁画。再者，内蒙古黑水城亦有出土，不过早为英、俄人士盗走。

辽代造像

辽代造像，国内确有收藏，然数量不多，不过却是位列极品。就寺院遗物言，首推为人所重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各类作品。此殿建于辽兴宗七年（1038），殿广五间，深八椽，为辽代造像代表，是探究此时艺术的最佳场域。殿内坛上布满佛、菩萨，四角则有护法天王，错综其间，相互对应，整齐有序，全部共有二十九尊像。若就造像组合言，却是开启有限的佛坛面积上，采取多元又自由的布局组合，故而尊尊造像，皆能显其造型之美，堪称中土群像组合的一绝。

其中，佛前一尊菩萨立像（图1），即人称中土菩萨最美的“蒙娜丽莎微笑菩萨像”，两手举于胸前，虔敬礼拜，整体婀娜多姿，轻盈微飘体态，极显女性慈祥安逸气质。由上而



图4 菩萨坐像 金 木刻 高128.2厘米



图6 鎏全文殊菩萨铜坐像 西夏 高58.5厘米 宁夏银川出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



图5 观音菩萨立像 金 木雕 高61厘米

下，大大冠饰，丰润颜面，配着简洁有劲的衣裳，艳丽色彩，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。整体动势，颇有唐代而来的三曲美式，两足一前一后，身体微微右倾，使重心落在莲台：有如特立莲台上临波风动之势，像芙蓉安逸出水。这款辽代的体势曲变之美，虽袭唐代，然却保守有矩，反而更显中土女性婉约优丽的含蓄韵味之美，确是胜于唐宋之味。

其他的佛、菩萨，亦可从图中见及，其右一尊菩萨背后侧影，令人见及修长的身影，正道出辽代源于唐代三曲美式却又胜于其美之因，即在于身躯更加以修长比例，使其曲变动势，更合于中土习惯的视觉美学观。其中佛坐像，厚重敦实，加以结实结构的比例，促使坐佛稳健雄伟、气宇

堂堂，说实在，毫不逊于唐宋之体。

应县木塔，是应县佛宫寺释迦塔，建于辽清宁二年（1056），塔高66.7米，为八角形五级六层檐，是现存最早的一座大木塔。塔内各层皆有大型尊像组合，第一层为大型佛坐像，二层、三层为三尊坐像，四层为五尊坐像，五层为六尊坐像。这些大小尊像，虽有受损，然而仍是相当完好，可做探究用，只可惜年代不知。除辽代雕造外，其后金、元、明有否改作增修，无法知之。

接着，上海博物馆藏的鎏金观音菩萨铜立像（图2），是一尊常被引用讨论的重要代表范例。这尊观音像，事实几乎出自宋代同样的款例，在日本大山寺收藏有与此尊形样、款式，甚而衣裳、璎珞等饰物几乎一个模子

而出的作品。细细观之，此尊体式略略带有行走移动之势，也就是在泰国常见的“行走佛”，不过细看，又非行走，只是带有行走韵味而已。严格说，辽代的此尊行走味菩萨之像，实是沿自宋代而来，不过宋代真正出现像大家所称的“行走佛”，北宋有否，至今不明，倒是在四川地区圆觉寺的南宋时期窟龕上可见及。

再者，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彩塑胁侍菩萨立像（图3），为辽统和二年（984）所造，完整如初，色泽如鲜。身长体躯略显右倾的曲变身形，有着唐代典雅又大方的风味，端丽质朴的色彩纹饰，加以修长体式的身形，有着宋代的韵味。重要的是，裙裳特有的团花纹，是来自唐宋的，但却是辽、金、西夏有规格身份的标

志。换言之，独乐寺的造像应是当时特有阶级，甚至是国家建造的。

金代造像

金代造像，国内确有收藏，量虽不多，但皆属精品级，故仍能窥见特色一二。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五方佛，堪称一代杰作，不仅造型体态极大，且五佛并列，构成一套金代造像，是探究上深值重视的极佳教材。

与宋的温儒秀气相比，金代造像粗犷浑厚；与辽的庄重厚实相比，金则颇凝重规整，然气势不输，亦极雄伟浑厚。

此尊圆雕木造菩萨坐像（图4），为国内私人收藏。下方台座虽缺失，从其结跏趺坐挺起坚实浑厚的腰背躯体，让人一眼见及别于南方温雅秀致的北方粗犷雄浑气势。宽厚丰腴的面，鼓胀的两颊，高鼻大眼，气宇炯炯。整体观之，厚实简洁的肉体，面对其上宽厚天衣曲变的衣纹粗线，及胸前反转结纽又自由飘动的衣裳动线，不仅明显对比，更有简洁繁复，静态又动势的金代特有的殊奇之感。

其下观音菩萨立像（图5），亦是圆雕木造，大小虽仅及前尊的一半，然其雄健气宇毫不逊色，由此可见及金代造像在造型比例与整体量块处理的一绝。

此作细观之，从侧面看，敦实厚重，确有盛唐笃实庄重、丰美圆润之感，然盛唐后期常出现的过度丰腴肥美、钝重臃涩的缺失，确是一扫而清。其因在于金人造作雕刻，对“形、体、线”三者量块大小的适中比例与精确掌握。尤在正面胸腹的大块面积上，施以精巧又粗犷的璎珞、衣纹线势而来的柔中带硬曲变动势与调和，故过度的量块重感，即施加线性曲变弧度，使其达于适中程度，这个确实不易，事实由此尊侧面观之，即可见知。

西夏造像

黑水城是西夏佛教艺术的大本营，最能集中反映藏传佛教艺术的面貌，可惜的是，早为英人斯坦因、俄人科兹洛夫所掘走。后者收藏于俄国圣彼得堡冬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。

西夏造像，因为从上个世纪的1986年起，有关单位对贺兰县、同心县等地的重要西夏古佛寺的调查与维修，使人终有见及的机会，其中宏佛塔、一百零八塔的出土文物，令人惊羨。不过，重要的鎏金铜像，却是出自宁夏银川市，不仅完整无缺，而且精致无比，是罕见的造像极品。

如银川市出土的鎏金文殊菩萨铜坐像（图6），体态温文圆润且又庄严，比例适中，整体确有隋代的柔软顺畅之感，以及唐代潇洒磊落之风，不过怎么看，就是西夏的独有特色，尤在五官相貌气氛上。

此像头戴大型三面花冠，然而花型组合结构与编排，完全异于唐宋，是一繁复厚实手法，有如团花般堆砌而成，是中原罕见冠饰。北宋的菩萨冠饰，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尊，造型式样，颇为类似，然为细致花饰叠层而上，与此冠饰，差异仍大。

其次是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彩绘泥塑罗汉像（图7），此尊罗汉圆顶光头，相貌堂堂，正值年华，令人爱慕，尤其乌亮眼珠所显的正定之气，堪称极品。

宁夏青铜峡108塔出土的砖雕佛像（图8）。此尊像虽残损，然修补完整，确实难得。整体均衡有序，比例恰适，身躯体态有拉长之感，令人直感北印度中世纪帕拉王朝的造型特色。头光与身光之间雕刻有花草纹饰，这个也可见于帕拉王朝的范例上，是否有关，值得待查。不过腰腹上有明显的腹肌块，倒是西夏特有的吧！

若从造型观之，佛像顶部有细致

密排的发髻，由下而上，顺势做成尖塔形般，是其特色。面相方颐浑圆，神态庄重安详，双眼向下微视，高鼻大耳，加以宽重厚实的肩臂及胸间，在显示西夏佛像特有风味。身着右袒袈裟，佛身施白彩，袈裟施红色，出土时多已脱落，但仍可想象红白对比的像形光影。头光圆光间，雕以整齐花草纹样，确是罕见之饰。

（作者系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教授）



图7 彩绘泥塑罗汉像 西夏 高65.5厘米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



图8 砖雕佛像 西夏 高18.5厘米 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出土 宁夏青铜峡文管会藏